



中日戰史叢刊

1

北線歸來

海大衆出版發行

1937

中日戰史叢刊

1

北線歸來

閻海萍著

購于美滄濟費公社

上海大眾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北 戰 歸 來

國民 廿六年 十二月 初版

實價國幣一角

著 者 閻 海 萍

發 行 者 大 眾 出 版 社

上 海 四 馬 路

分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序

蘆溝橋的砲聲，激動了全國大眾的心，起了一個猛烈的反應。這個反應就是：「以四萬萬五千萬的熱血和頭顱，保衛祖國！」六年來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忍辱負重，是失敗了！忍辱負重，不但敵人沒有停止進攻，反而變本加厲，助長其氣燄。敵人的一貫的侵畧方針，不滅亡中國，是決不肯罷手的。

自從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開展後的五個月的今日，因華北軍事節節失敗，整個抗戰的局面，受到很大影響。其實，我們這次抗戰，被日本帝國主義迫到無路可走，被迫的應戰，在各種設備上，當然有不能如人意的地方。我們要從死里求生，然後乃得生存，祇要我們能萬衆一心，抗戰到底；同樣可以制勝敵人的。守衛上海的軍隊，日在敵人的飛機大砲轟炸及其他一切新式殺人利器的容陣之下，抗禦了三月之久，這一個新的奇蹟，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

閻海萍先生在這本北線歸來里，告訴了我們北戰場上所見的一切。從戰局開始到最後的撤退；都有極其詳盡的記述。不但可供我們探研北戰場失敗的原因，同時，使全國同胞，了解現在的華北，已經是怎麼樣的局面了！這次北戰場上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統一指揮，處處受到敵人的各個擊破，我們吃了不少虧。還有許多軍閥地方觀念太深，不能互相協助，以致彼此失於聯絡，最令人痛心的，冀東保安隊在通州反正，在這次抗日戰爭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後來因為軍事當局處置的不適當，使他們「事與願違」，許多可敬的愛國健兒，反受到不白之冤。有的依然回去做漢奸，有的流為搶劫難民的匪盜，像這樣痛心的史實，看了誰也要熱淚橫流的。

北戰場的失敗，是無可掩飾的事實。我們不必有所忌諱，也不必因此而消沉，我們必需坦白接受這種失敗的教訓，在失敗的經驗中，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秋 陽

一九三七，十二，四。晚上。

目次

序

1. 從頭起說
2. 堅守山西
3. 展開游擊戰
4. 平漢綫上三次血戰
5. 由保定到石家莊

6. 訓練民兵
7. 渡過黃河
8. 傷兵和難民
9. 離開鄭州
- 10 長江輪上

北線歸來

閻海萍

——從頭說起——

華北各線戰況，在最近都有很大的轉機，有許多地方，使人感到無限的欣慰。本來，在這次偉大的抗戰中，我們所爭取的是最後的勝利；在初期戰爭中，勝敗進退，不必過分地重視。但近日來，華北各線的反攻，却是非常重要的。無論平漢，津浦或晉北方面，我軍祇要有尺寸的進展，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華北自開始抗戰以來，我軍節節敗退，三月來冀、察、綏三省圖版變色；山西也被敵人佔了三分之一，山東，河南兩省的北部，都變作國防前線。這不僅是丟失幾萬方里國土的問題，對於整個的抗戰，是有莫大影響的。因為節節後退，動搖了民衆抗敵的信心，助長了敵人的兇殘。敵人的作戰計劃，是用極大的速度，先定成他們的所謂「黃河防禦線」，然後一方面逐步消滅黃河北面的我軍，一方面利用漢奸，製造傀儡組織

，造成他們所慣用的術語「既成事實」，以後向他國內「交差」和向國際說話。

最近晉北一戰，不僅太原安定，士氣振奮，同時安定了全國的人心。平漢線的敵軍，雖然仍按照着他們的「突進」戰術，猛烈前進，但某路軍在長城線上的活動，在軍事觀點上論，是值得注意的。敵人的行進險地的猛戰術，毫無意義是必須遭遇到極大的失敗的。

記者於八月初由滬北去，在華北戰地中隨軍兩月，雖然節節隨軍後退，但對華北的抗敵戰爭，是抱極大樂觀態度的。返滬後每逢討論華北抗戰的前途的時候，記者就總以「很可樂觀」一語來作答案。這個答案仍然可以引用來作本文的結論。

一 從頭說起

若論到華北戰局，我們就不得不從頭說起。一個戰爭形勢的演成，並不是偶然的事；更不僅是兩軍和兵種的戰術問題。而是與政治及戰畧有莫大的關係的。

爲說明便利起見，我們將華北抗戰按時間來劃成爲三個階段：自七月八日蘆溝橋事變發生起至七月廿九日廿九軍撤出平津止爲第一階段；自八月廿五日張家口失守至九月廿七日石家莊失守止爲第二階段，自晉北我軍反攻起爲第三階段。

自蘆溝橋事變。直至宋哲元的退走保定，在這一個階段里，雖然傷亡了不少的廿九軍的忠勇將士，死了幾千民衆，但根本談不到戰爭。因爲當時華北當局還沉迷在「和平解決」的幻夢中，平津一帶的戰鬥，不過是一部份將士的激於義憤而已。廿九軍在冀察駐防三四年之久，在任何地帶都沒有作下一點工事，在蘆溝橋事變之後，卽軍部所在地的南苑也沒有掘一條散兵溝或防空壕。截止九月廿七日，廿九軍仍然保持平時駐防的狀態，既未集中，也沒有展開，絕見不到一點戰鬥準備的踪跡。所以說平津的失陷，既不是戰術的失敗，也不是戰畧的錯誤，完全是政治的失敗。本來，日軍二三年來在平津一帶的佈置，已佔有戰略上的優勢，廿九軍早已處在「等着挨打」的形勢之下，當時若宋哲元有戰爭的決心，非退於玻璃河線上不可了。但

他始終迷信漢奸們的和平論調，直至日軍一切準備完成，翻轉面皮，向廿九軍攻擊，才倉惶應戰，結果受到無限的損失。這一段痛心的史實，是值得我們紀念的。而最可痛心的是這種教訓，竟沒有被宋哲元所接收，仍然在冀圖苟安而全盤失敗的定律之下，送掉了察哈爾。

平津失陷後，湯思伯在南口開始與日軍血戰，宋哲元的隊部才開到琉璃河北岸，這樣華北抗敵戰爭，才進入第二階段。

按照着我們的戰略，是津浦、平漢、平綏三線均暫取守勢。由綏東，察北向敵進攻，先取商都、張北，再攻寶昌、多倫；但因當時劉汝明的昏憤，先阻防守南口之兵，後受李逆守信之騙，致張北不下，使攻佔商都之兵不能東進，給予我們戰畧上一個嚴重的打擊。後又稍戰即退，失守張垣，使南口之守兵腹背受敵，不得不間道退却。平綏西段的守軍，也隨之而潰退，因此這樣整個的策畧，便完全失敗，無法執行了。這裡，我們各線便不得不完全採取守勢。這時敵人在戰略上採取「突進」

戰略，在戰術上採取避重就輕各個擊破的手段。所以先下大同，切斷晉綏兩省的鐵路聯絡線；繼則由廣靈大道西趨，由平型關，進至雁門關內。當然敵人知道雁門關的工事，有相當的鞏固，所以避而不攻。及進平型關後「固若金湯」的雁門關，也歸無用，句注山線的大軍便陷於大包圍中。在敵人方面說，這是戰術包圍的大成功。這時不僅太原危殆，就是整個華北局勢，也陷於極度的悲觀景況中。因為山西是華北的最主要的據點，若山西失守，華北五省便有拱手送掉，無法戰爭了。

敵人在突進句注山脈以南之後，在平綏線上便分兵攻取卓資山，截斷我軍東進之路，使本來要向東三省挺進的部隊，不得不西退歸綏，日軍便免掉後顧之憂，可以很從容地向雁門關內增兵，作攻佔太原的準備了。

在西線惡耗頻傳的時候，津浦線上也同時吃緊。滄州失陷之後，敵人便傾全力攻擊平漢線上我軍，利用機械化部隊，與飛機協同作戰，以極大的速度，不顧一切地向前猛進。九月廿四日包圍保定之後，便一方攻城，一面向南突進。石家莊也於

十月九日失守了。正太路被敵佔領，冀晉兩省的聯絡也被切斷，山西便陷於不利的孤立形勢中了。德州被陷了，漳河不守，河北省的版圖全變色了。

敵人的突進戰術，雖然收到很大的效果，但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所宣傳的「十月十日以前完成黃河防禦線」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更因為在晉北遇到了嚴重的打擊，佔領太原，已是不可能了。現在晉北方面，我軍已積極反攻，敵人不僅前進困難，並且我軍還迭克重鎮。假如最近可以將敵人驅出內長城，那末華北整個的戰爭，當然可以演成於我方有利的形勢。津浦線方面，我軍已向北反攻，已有相當進展。若平漢線的守軍可以在黃河北岸背水堅守，則華北的戰局，當然很可樂觀。不過，我們的戰略和戰術都要重新加以檢討，最高的原則是發揮我們的特長，攻擊敵人的弱點，要處處主動，不要永遠被動，「等着挨打」才好。

二 堅守山西

華北抗戰的重心，顯然現在已經移到山西了。在敵人方面講，取得山西及魯豫兩省黃河北岸各地，便完成了「黃河防禦線」，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並且佔領山西之後，以居高臨下的形勢，可以很優裕地控制華北各省。在我國方面論，也必須死守山西，因為山西若失守，黃河北岸；便沒有可守之據點了。所以在九月廿六日，中央派人到達石家莊之後，馬上便下令，將平漢線上的精銳部隊，掃數開赴山西；平漢線方面，只將退下來的部隊，加以補充整理，仍然配備到前方，繼續戰鬥。所以現在晉北我軍積極反攻，而平漢線正面則步步後退。因為平漢線失掉幾百里國土，於整個的華北抗戰和形勢上的關係並不怎樣嚴重。若山西失守，則不僅是華北抗戰的整個失敗。同時對於整個的抗敵戰爭，也有莫大關係，郝夢齡軍長在晉北的殉國，是有他的不朽的價值的。

關於平綏線的失敗，除劉汝明的阻撓戰略，和李服膺的戰鬥失敗外，最大的原因，是最高指揮官，對於軍隊集中調遣，沒有運用最迅速和敏捷的方法來配備，所以

各方面，都呈倉惶應戰之象。

——北綫歸來——

晉北戰局，由於我方精銳部隊的集中，與飛機及重兵器的增加，半月來已漸有轉機。並且平型關外的八路軍的游擊隊，確乎給予敵人以很大的威脅。在句注山中的軍隊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以牽制敵人的左翼。據近日來太原的電訊來觀測，敵人似乎仍然沒有放棄攻取太原的計劃，並且還下了速戰速決的決心。因為若稍延時日，他們東北兩後路便會完全被我軍截斷，入晉之敵將如入甕之鼈完全被捉。不久，晉北戰爭當能告一段落。敵人非南取太原，就是北進雁門關，絕不敢仍在忻口，崞縣一帶徘徊。我方若能以極大的決心，將入關之敵完全殲滅，則不僅可以使太原轉危為安，並且可以挽回整個的頹勢。而最低限度也必須將敵人先驅出雁門關去。

我們只要把山西守住，對整個華北戰局就有辦法。因為北向可以攻擊強寇西進之兵，使他不敢沿平綏路向西北深入；東面則屯兵娘子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以牽制日本南下之卒；在河北省境內，再展開廣大的游擊部隊，將當地的壯丁，都

吸收在游擊隊內，遍地燃起烽火，使敵人疲於奔命，使他們的所謂「黃河防禦綫」永難完成。這樣相持數月之後，再相繼大舉進攻，那樣冀、察、綏三省的大好江山，是不難一致收復的。

二 展開游擊戰

要挽回華北抗戰的頹勢，一方面固然必須堅守山西，一方面在河北大平原及綏察兩省的山地中，展開廣大的游擊戰爭。

華北抗戰三月，失掉冀、察，綏三省，晉北十餘縣，這種慘敗，我們不必有所忌諱，更不必因此而頹唐。我們必須接受這失敗的教訓，在失敗的經驗中，尋求勝利的方法。

這次失敗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充分利用我軍的優點。以攻擊敵人的弱點。在抗戰開始時，國內一般研究軍事學的人們，便主張在華北大平原中應

當和敵人作游擊戰爭，以攻擊的姿態，到處燃起抗戰之火，不要拘守一定的陣地。這種主張可惜沒有完全被採用。即使有的部隊，以很少的隊伍，作游擊戰爭的試驗，但因為平素的缺乏游擊訓練，所以也沒有收到若何的效果。

全世界的陸軍訓練有兩大系統；一是德國俾斯麥的訓練方法，注意嚴肅整齊，絕對服從，便於指揮，而最大的弱點只注意形式而忽略了精神訓練，缺乏個個作戰的機能：一是法國的拿破崙訓練方法，不注意制式教練，而側重於精神，使士兵們活潑機動，不妨吹着口哨，唱小調上前線，而能個個作戰，並且戰鬥力很強。

在現代立體戰爭中，在飛機大砲之下，一名班長，指揮全班兵士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必須每個兵士，都可以單獨作戰，一班士兵若不受排長的指揮，必須察機應變地來完成他所負的任務。

日本訓練陸軍的方法，是由德國學來的；而中國又是從日本學來的，大家都有嚴肅整齊的外表，而缺乏活潑機動的性能，我們除改變我們的戰略和戰術外，別無

取勝的方法。

在華北三個月的抗戰中，我們所採用的是消耗戰略。因為蘆溝橋事變發生至平津日軍大舉進攻中間，為時尚不及一月，我們的一切準備都沒有完成，尤其是武器落後，更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消耗戰略，因為消耗戰，可以避免與敵人主力決戰，可以陸續用少數部隊，長時期消耗敵人的兵力與資源，而敵人方面因為武器優良，工業軍需的充分，當然對我們採取殲滅戰略。集中重兵，以疾風暴雨的行動，摧毀我們的戰鬥力和支持力。因為按照軍事的形勢和日本國內外的情形，敵人是最利於「速戰速決」的。

我們最初所採取的消耗戰略，因為敵人的沒有大舉進攻，僅是小部隊的接觸。我們還獲得相當的效果。但在敵人集中兵力，對我行殲滅戰時，我們就應當以一部兵力與敵人作游擊戰，以牽制敵人的主力，正面的我軍再與之作陣地戰，以阻止敵軍的前進。但可惜現地的指揮人員，在事前既然沒有這種準備，事後也沒有適當

的措置，所以在平漢線十餘萬大兵，幾天之內即完全退到石家莊去，敵人每次作戰的程序是這樣，先以飛機在空中偵察我方情形，再參以間諜及漢奸的報告，而加以判斷，判斷決定後，則先用多數的飛機，到我陣地上空，轟炸工事，並指示砲兵的射擊目標；砲兵則用排砲向我作殲滅射擊，殲滅射擊完成之後，即延深射程，行遮斷射擊以阻礙我軍的增援和彈藥的補充；然後用坦克車向我陣地突擊，坦克車之後則為步兵，這種立體的戰爭，當然不是我們僅有步槍和大刀的士兵所可抵禦的。

所以我們在敵人集中兵力攻擊我方某一點時，我方前線的部隊往往是全團殉國，或者全營葬身於焦土之中。在華北大平原中，我們沒有水泥鋼骨的鞏固工事，同時沒有可以控制天空的飛機，更沒有可以消滅敵人火力的大砲，對敵人的坦克車，也只是以步槍和手榴彈對付，效果至為微弱，所以在敵人以七個師團的兵力，由永定河強行渡河之後，我軍第一線在兩小時內便告失守。以後敵人使用猛進和迂迴的方法，使我們的十萬大兵，同時潰退。

四 平漢綫上三次血戰

上午八時三架敵機便在房山縣上空出現了，在城中擲下四五枚重量炸彈，城內的老百姓都扶老携幼地向城外逃避。街市經過一度紛擾之後，馬上便呈現出慘涼的景象，被擲中燒夷彈的房屋，冒着濃重的烟火，也無人去搶救，因為那種古老的城市，根本沒有消防的設備，而在這種時期，更談不到這次了。在敵機第二次到來的時候，街頭已經沒有行人了，士兵們都站在屋簷和走廊下暫避。敵機這次並沒有投擲炸彈，只用機關槍向逃難的民衆掃射了一陣。縣政府所組織的救護團的旗幟，還插在十字路口，迎風飄盪；但救護人員，早已各尋生路逃避一空了。受傷的民衆和士兵，都由當地的駐軍的担架隊抬到臨時包紮所去包紮。記者到包紮所去訪問軍醫官時，碰到兩位福音堂的外國修女，她們是自動携帶着藥品來帮忙的。這種勇收俠義的精神，是值得佩服和效法的。

跑到城牆洞里去，遇到了一些紳士們；他們一方面咒咀敵機的肆虐，一方面怨恨自己的軍隊，不該在「房山縣打」，應當在別處開火。這些自私自利的傢伙，根本沒有國家和民族觀念；他們所知道的只是「房山縣」而已。

在附近民房里借來一牀「馬褥子」和破棉被，躺在地洞里睡了一覺。睡醒後到教育局長家中去吃了一頓油餅。在暮色朦朧中，局長的全家也都向城外去了。

七時由北門出城，到五里店的團部去。因為該團今晚負責佔領平頂山陣地，所以團長和參謀長都很忙碌，由一位王參謀陪同記者到離城八里路的小河灘上的樹林中去隱避，等候這一次英勇的夜襲的開始。

夏天的炎熱，雖然絲毫沒有因為初秋而減退，但北國的深夜，也很涼爽宜人。我們臥在潮濕的沙灘上，覺得十分舒適，一隊一隊的戰士，默默地從沙灘上走過去，在對面的山脚下消逝在黑暗中。這時大地入死寂的氛圍里；只有遠處傳來幾聲犬吠，打破這夜的死寂。

遠處響了疏落的幾聲槍聲，敵人的陸上探照燈，馬上發出巨大的光芒，向我們這方面的天空掃射。王參謀告訴我說：「這是由坨里車站敵人的鐵甲車上發出來的」。槍聲逐漸的緊密起來，敵人的槍彈也嗤嗤地從我們頭上飛過，敵人的大砲也響了，遠望平頂山頭，飛起萬千條的火線，炮彈炸出一團一團的火花，我們的預備隊也增加上去了。

半小時後，槍聲中便傳來了一陣殺聲。「我們衝鋒了」！王參謀從沙灘上跳了起來了，跑到林外的地上向遠處眺望。但除幾條火線外又能看見什麼呢？

一陣殺聲，間隔着發作；我們也有時臥下，有時跳起，顯然我們的情感爲這槍聲和殺聲所控制了。這槍聲和殺聲，雖然殘酷慘厲，但這是我們民族解放的音樂，這是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對敵人的唯一的答語。

傳令兵引導着擔架隊將傷兵都陸續地運下來了。我在一位受傷的營長口中，聽到了這次爭奪戰的實況。

「平頂山面積只能展開一營的兵力。本營奉命攻擊佔據該山之敵。我首先用一連由南面的小路上向山頂上攻擊；仰攻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他們在各要路口都配備着機關槍，火力很猛，非有相當的犧牲不能越過。好在第八連的官兵都很用命，所以在接觸後，不到半小時便與敵人用短兵交戰了。當然，日本人最怕和我們作白刃戰，當第八連衝上去時，他們雖有四百多人，但是都已手慌腳亂不知所措。這時我馬上以二個連衝上去，以一連幫助第八連掃蕩敵人，以一連用火力壓迫對面山頭的敵人，使他們不能應援。這次開始攻擊到掃清戰場止，共為六小時。現在我們已經是完全佔領平頂山了。向週圍的山頭射擊，以探敵人的虛實。我就在衝鋒的時候受了傷，傷勢並不重，一個月以內准可以好的。」這位具有農夫氣質的程營長，很簡略地說明了戰鬥經過之後，我們便一同回到城里去了，第二天清晨，我在包紮所中，為他攝了一影。

第一次的夜襲，那只是平頂山血戰的序幕；真正的血戰是在第二天開始的。它

里的敵人，當夜並沒有被我們驅退，因為我方的砲兵，當時還停留在保定，沒有趕到前方。

只憑步槍機關槍是不能給予敵人的鐵甲車以多大的損害的，所以在第二天清晨，敵人的砲火便向平頂山作集中射擊。但日本砲兵的技術太拙劣了，命中的比率太低，除妨礙我們的後方活動外，並沒有其他作用。但在九時後七個飛機便盤旋平頂山的上空，向我們簡單的工事投彈，向顯在地面的士兵射擊。在兩小時內，平頂山嶺便化為焦土，一營守兵便完全殉國了。當飛機投彈和掃射的時候，我們用望遠鏡可以看到我們的忠勇將士，繞山而走，不後退的英勇姿態，真使我們感泣。但以血肉之軀，來抵抗無情的砲火，最後，終竟因為傷亡殆盡，平頂山又被敵人佔據了，當日夜間又被我軍襲得，但在開始夜擊的時候，記者就離開了房山縣，騎着一匹肥壯的軍馬，到易縣去了。後來在涿縣及滿城縣兩地，都會到某師長，他告訴我說：

「只平頂山一處，本師便犧牲了兩千多人。因為我們如控制住平頂山，敵軍便不能

通過。我軍完全犧牲在飛機大砲之下。而日本兵也付了很大的代價；他們的傷亡，也在一千以上，總計兩方在那座山上所傷亡了兵員的血，一定可以把那座山染紅了。將來我們勝利之後，我一定可以把那座山樹立一座紀念塔，把平頂山改爲「紅頂山」來紀念我們的將士。」

由於平頂山之戰，使敵人不敢攻擊平漢路正面的駐軍。在固安失陷之後，包抄涿州的敵人，在通報上，也不能不承認「該方面之敵之戰鬥力甚強。」而現該路士兵，仍然在娘子關與日軍鏖戰，使他們不得西進，結果日軍還是繞到舊關去攻擊的。現在我回到託「洋大人」之福，而可以安居的租界中，回憶現在仍在北線上苦戰的兄弟們，不禁百感交集。我謹以最大的熱誠，祝他們勝利，祝每一個將士的平安！

第二次河西務的血戰，更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擔任這次血戰的軍隊，壯烈犧牲，雖然沒有抵禦住敵人的西進之兵，但確乎掩護住平漢路西側的撤退部隊。裘師是

十四日奉命由涿縣出發的，當夜便到達了大清河的西岸河西務一帶。那里沒有工事可以憑藉，只有一條小河，但當前頭部隊到達的時候，另一方面的敗兵潰卒，已經棄用砲兵而後退了。他們毫無秩序地退却，掩護部隊不僅沒有負掩護的責任，並且先行退下，去搶劫老百姓了。敵人的坦克車和騎兵，緊隨在退兵的後面。增援的前頭部隊，既不能破壞橋樑，以阻礙敵人，並且更不能開砲射擊，因為恐怕傷及自己的人。

敵人過河了，雙方才開火，那些退下來的退兵，也就乘機作鳥獸散，到處找「洋落」了。敵人有飛機掩護，有大砲射擊，有坦克車衝鋒；而我軍只憑步槍和敵人抵抗，以血肉之軀和敵人在大清河西岸，抵死相拚。在兩小時內，一旅精兵，便完全犧牲了。而裴師長，仍在率領着另一旅衝上去，終竟將敵人一度擊回大清河東岸，使房山琢縣的部隊得以向後退却。裴師長在炮火猛烈慘重的情況下，對部下所下的命令，除指揮作戰以外，而最沉痛勇敢的話是：「現在祇有拚命，否則亦不得生

。「這是多麼雄壯沉痛啊！」

最後，他奉命撤退了。在臨退却的時候，還鼓起餘勇向敵人衝鋒一次。河西務這一戰雖然沒有挽回平漢線上的頹勢，而忠勇將士壯烈犧牲的精神，確乎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尤其是他對於友軍的收容和掩護難民撤退，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三次血戰，是發生在漕河線上。九月十八日，平漢線正面的敵人，疾風暴雨似向漕河線上的我軍壓迫；而由紫荊關西進的蒙古騎兵，也迂迴在我軍後方，誠然如某軍長所說是：「明知失敗也打一個痛快仗，決不便宜了日本鬼子。」

這一次惡戰繼續三晝夜。我方將士，在極度劣勢之下，浴血抗戰，慘重的犧牲當然是意料中的事。由房山琢縣撤退的部隊，也加入作戰；東起霸縣，西至里長城，這廣大的平原中，展開了一幕慘烈的混戰。

記者當時隨軍流轉，每天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因為一切都入於混亂狀態，弄得完全莫名其妙；直至渡過沙河南岸，遇到某高級指揮官才知道這次慘敗的經過。

慘敗的主要原因是守而不攻，結果沒有守住。

五 由保定到石家莊

九月十七日上午三時半，記者離開保定，因為在敵機的轟炸和漢奸的暴動之下，新聞記者已經無法活動了。

到景陽鎮上，在一位朋友的家中休息了一會，下午五時纔向方順橋車站進發。謝天謝地，車站上正有一列車要向南開，我們就急急趕去。在路上遇到張蔭槐先生，才知道這列車是裝滿要人的；河北省府的委員和行營的將官們，也都坐在這些鐵皮貨車中。

車站已經被炸得殘破不堪了，景象異常淒慘。專車兩旁站滿了衛兵，驅逐搭車的難民。記者因為熟人很多，所以被招呼上車，而同行的同伴們却望車興嘆，不能搭乘了。火車開行得非常遲緩，因為司機人不知道路軌是否被破壞，遠望去，稍有

可疑之處，便要停車察看。有時也要隨車的工程隊加以修理，才得通過；有時因為前面情況不明，還要停止偵察；尤其是在滹沱河北岸，停留的時間很長。因為劉汝明部將鐵橋佔據了，鋪上木板通過砲車和輜重車，對於南去或北開的車輛一概加以阻止。當這軍事緊急的時候，他們不搭設軍橋，運輸輜重，而佔用鐵橋阻礙車輛通行，實是故意為敵張目，可恨可殺。

通過滹沱河後，車便一直開到石家莊。但石家莊在當日上午便為十三架敵機轟炸了，居民已經逃避一空，一切都陷於停頓。旅館已經沒有開門營業的了，記者只可在街頭散步，以度此長夜。在天將明時，遇到一位朋友，方被引導至一污穢的小屋中，去吃了一頓冷燒餅。在一顆大樹下，展開軍毯，安穩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經正午了。但街頭仍然沒有行人，這裡已經變成一座死市了。

敵人這次完全利用飛機的轟炸，來減低我們的戰鬥力，和消滅人民的抗敵情緒。他們的轟炸方式是這樣：首先轟炸重要的交通樞紐，或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如石

家莊及保定榆次等處；再次則破壞重要城市的繁榮；最後就轟炸鐵橋或公路的橋樑及車輛。石家莊車站在十四日被轟炸了，正太平漢兩車站被破壞得不堪。而當記者到達的十九日的上午，街市便被轟炸，並且投下十六枚燒夷彈，有六處起火，將石家莊大橋以西的街市燒得一塌糊塗。吳祿貞的墳墓也被炸毀，敵機虐及死人，真是無惡不作了。

敵機每天總要到石家莊十多次的，最初還由防空部隊發出警報，後來若僅來一架偵察機，便連警報也不發了，好在下午六時以前街頭並沒有行人，退下來的士兵，即使聽見警報，也不逃避，因為他們在前方是終日受飛機轟炸的，對於三兩架敵機來臨，他們並不以為意。

那時石家莊的秩序，陷於極度紊亂，商店完全關閉，什麼東西也買不到。記者過去的朋友們都逃到別處去了，經過許多週折，才找到一處只有燒餅油條可買的小飯舖住下。晚間回去睡覺，白天便跑到市外去樹林中隱避。這樣就在石家莊仍然居

留一週。

六 訓練民兵

——北綫歸來——

由南方到北戰場去的朋友們，都感覺到河北民衆對抗敵情緒不緊張，並且漢奸太多。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爲什麼這次神聖的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河北省的民氣反消沉頹靡，不僅沒有慷慨悲歌的表現，並且還有許多利令智昏的漢奸，甘心去作出賣祖國的勾當！

這些不幸的事實，固然足以使我們痛心，但我們若探究其所以然的原因，則我們就更加痛心了。

在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河北省的民衆，不僅是箪食壺漿以歡迎革命軍，並且爲軍事上作了不少的間諜的游擊工作，民衆十分蓬勃高漲。但自革命的高潮逐漸地隨時代的開倒車而降低的時候，民衆的力量不僅不爲新興的統治階

——訓練民兵——

級所扶持，而且橫遭壓迫，時時遇到極殘酷的摧殘。這些事實凡爲注意近代史實的人，當然不會否認的。

東北四省淪陷之後，河北省便成了國防的第一線。這時日本的特務機關的魔手，便開始在各處活動，攫取民衆，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而我們對民衆的組織訓練，則早由於忽略而放棄了。

自冀察政委會成立以來，河北省的民衆訓練更談不到了。何況有些「親民之官」的縣長，都是漢奸潘毓桂陳覺生的爪牙？對民衆的抗敵情緒，非僅不加鼓勵，並且用盡方法來加以壓迫。

在強敵壓境屢戰屢北的情形之下，河北省當局才感覺到民衆的力量偉大；政府是需要民衆帮忙的，所以在省府由保定遷至邯鄲之後，才開始「訓練民兵」。這種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的行爲，真有些可憐了。

當我們由石家莊南下的時候，沿途都可以看到一些老百姓手里拿着木棍，在廣

場上下操；有時用木製的大刀，在那里左右揮動着喊殺。我曾向一位「民兵」問道：「你們爲什麼下操？」他的答覆是：「上邊叫下操，不能不下。」我又問他：「你們爲什麼沒有槍？」他答道：「上邊說，等着開火再發槍。」

河北省的民衆，幾年來雖然因爲政治的關係沒有組織沒有訓練，而抗敵情緒，並不消沉。記者在北戰場上流轉各地時，見到民衆爲抗敵而犧牲一切的可泣可歌的壯舉，修公路，掘戰壕，出大車，派民夫，每一件事情，民衆都盡了他最大的力量。至於民衆在砲火下自動地運送傷兵和六七十歲的老翁，自動地去掘戰壕，都是抗敵情緒高漲的表現之一。

現在河北省的土地幾乎完全爲暴敵所蹂躪！河北省的民衆都嘗到亡國奴的滋味了！我們要收復失地，逐出暴敵，非展開廣大的游擊戰爭不可。但游擊戰唯一的條件是需要民衆的協助，並且需要將所有的民衆都吸收在游擊隊里，變爲戰鬥員，自私地愚笨地訓練民兵的方法，是根本要不得的。

燕趙的青年朋友們，大時代已經到來了，你們團結起來，慷慨悲歌努力殺敵吧！

七 渡過黃河

—— 河 黃 過 渡 ——

在石家莊居留了一週，曾到平山獲鹿等地去訪問軍事長官，並且到涉河岸山去流連兩日。這一週間，遇到許多令人痛心無既的事實。自在通州反正的冀東保安隊，由保定開到石家莊後，石家莊市內和四郊便完全陷入恐怖空氣中了。冀東保安隊激於義憤毅然在通州反正，殺了許多敵人。這一次壯舉，在抗日史上，是佔有重要的一頁。這些不忘祖國的健兒，是足以令人敬仰欽佩的。但後來因為軍事當局處置的不適當，使這些可敬的健兒蒙受不白之冤，留下許多不幸的事實。

冀東保安隊在通州反正之後，便處在敵軍的包圍之中了，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整隊南撤是不可能了。所以只有沿途收容集合，在保定便以農學院為收容地點。

石家莊是九月十九日第二次被轟炸之後，以至廿七日以後便完全陷入混亂狀態中了。白天無論是大街或小巷，都是行人稀少，形同死市，敵機不時來偵察投彈，使誰也不敢安心地居留在那里，到夜間比較好一點了，車輛也動了，街市上也有商店開門營業了。

廿四日我們由平山返回石家莊時，看見佩帶藍色布條（冀東保安隊之臨時符號）的便衣兵士，便三五成羣地由南向北行進着。我常時間他們那里去，他們的答覆：「到前方作戰」。但我說：「貴帥不是開到趙縣去休息嗎？怎麼你們還到前方去？」他們又答以：「尋找落伍的弟兄。」這當然是託詞。他們是逃回去作漢奸的，順便在路上搶劫。

在我們將近石家莊時，聽見在前方發出一陣緊密的槍聲。便有一連的步兵，因搜索隊伍到我們面前了。由他們口中才知道發生槍聲的原因。剛才有二十多名冀東保安隊，在上元搶劫難民，他們藉口檢查漢奸，但檢查的結果、將錢搜到手中，便

想揚長而去；當該連經過上元村時，便由難民口中得知上述的情形，於是便追到村外，加以盤查，請其退回搶劫的財物。財物到手豈肯善捨？於是便開火了。結果二十餘人被打死三名，俘虜十名，還有十多名逃走了。該連正向各處搜索這一羣在逃的匪徒。

我們在午夜回到石家莊市上，看見所有的商店都關門鎖戶，情景至爲淒涼。滿街往來着兵士，尤其是傷兵們都露宿在車站空場上。保定的傷兵醫院，被敵機轟炸三次，傷兵被炸死許多，幸免于難的負傷者，都被運送至石家莊來。但一切都沒有準備，所以他們只得餓着肚子睡到空地上去。我們看到這種情形，真是欲哭無淚了。這是誰的過呢？

石家莊是無法再居下去了，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感覺。

廿五日夜間記者由獲鹿騎着毛驢回石家莊的時候，在范村的砲兵團內吃到一頓豐富的夜餐，在細雨濛濛中與驢夫且行且談，向石家莊走去。

在一座小樹林中走出三名着便衣的壯漢，一面舉着盒子槍，一面喝道：「你們漢奸！」在這一瞬間，我完全明白是怎麼一會事了，同時我扯住驢夫不讓他逃避，免得對方開槍。

「我不是漢奸，我是新聞記者」，我笑着對他們說。他們開始細查了。一位鑲有二枚金牙的傢伙，操着地道的天津口音說：「你們幫幫忙，常在外面跑的人，誰都明白這一套，我們不必多說，有什麼你都拿出來，我們也就找幾個盤纏好回家。」

我將全部的財產都獻出去了，雨衣西裝也脫掉，換到一套灰色舊軍服，錶和戒指也由我的手中送到他們的荷包里去了。就在這進行搶劫手續的時候，我努力以鎮靜的態度和他們談話，恭維他們和他們談天津講北平，以緩和當前的空氣。

「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也不難爲你們，照像機我們用不着，你帶住吧。鋼筆我們也沒有用，還你。」那位天津人，真不失一位君子。他很慷慨地將鋼筆交還我，並且送了我一包三杯牌的香烟。

——河 黃 過 渡——

「好了，咱們再見吧，老鄉，」我在這幕悲喜劇將結束的時，向他們告別。
「對不起，老鄉，皮鞋咱們也換換吧。」那位長個子在我轉身的時候，發現了我的沾滿泥土的皮鞋。

我默無一言地坐在泥濘中將皮鞋脫下。他試穿了一下，便很失意的將皮鞋拋在一邊說：「太小了，穿不下。」於是我又穿在腳上立起來。

驢夫想同我一道走，他們早已將包袱和軍毯放在毛驢上：「老鄉，你若不要驢子的話，就請便，若要驢子的話，就送我們去。虧不着你。」驢夫用充滿了淚水的眼睛看着我，向我求救。在當時我也無能爲力了，只可順水推舟地說：「好了，送老鄉去吧，沒關係。」說完我便走了。

十一時跑到車站，知道下車已經開出去了，只得到平漢路員工子弟學校去借宿一宵。廿六日夜間才離開了石家莊。

平漢路的客車，當時仍然通到石家莊，但時間並沒有一定。廿六日夜間，我們

坐在車站上候車，本來應當下午九時開出的快車，但在翌晨五時還停在車站上。東方漸漸放白了，旅客們便大起恐慌，紛紛至站長處交涉，使他早早放車，免得遭受日機的轟炸。

七時開車，八時抵高邑。某軍事機關，已經由石家莊移至此處。記者下車去訪問負責當局，未蒙接見，由秘書發表了一段不着邊際的談話。十一時開車繼續南行，下午二時到達刑台；日機三架由北向南作低空飛行，刑台發出緊急警報之後，旅客都由車中逃到田野去；但敵機僅偵察了一下，便向南飛去。

記者到城里去會晤旅長崔亞荀氏。他正在忙於指揮兵士搬家。我們談到平漢線上的戰局，他仍然表示樂觀，並且說：「石家莊是沒有問題」。但對於他們爲什麼要搬家的問題，却沒法答覆。

在刑台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便上車南下。車上擠擁不堪，許多買不到票的旅客都上不去車；車上的看車夫們，都將車門加鎖。車中裝滿了粗重的器具和火爐瓦

盆之類的東西，這些都是鐵路員工的所有物，不肯捨棄。看車夫們拒絕旅客乘客而運載這些不值錢的東西，稽查員們也熟視無睹，真是怪事。記者由於憲兵的幫忙喊開一輛車跪進去，車中完全是鐵路員工的眷屬。但行李確較人口爲多。並且有人生在車中作起飯來，因爲都是「本路上的人」，所以沒有干涉。這種惡習若不能剷除，中國一切事業都沒法進步的。

車開抵邯鄲，候車的旅客太多了，某部稽查隊到車上去，將笨重的行李都拋出車外，讓出坐位；經過兩小時的糾紛，才得繼續前進。但大家却非常快意，因爲每個人都有了坐位了。據說平漢路車上職員與工役用客車運送木器的行爲，早已惹起一般人的憤怒了。這次事前便經過某高級將領的授意，而來了這一次「凡佔座位的行李一概拋出車外」的大快人心之舉。

廿七日深夜，車抵黃河北岸，由師部派兵到車中來檢查。首先檢查軍人，凡無證及其他部隊之護照說明派遣南去公幹者，一概以扣留。士兵不分部屬，編成一排

或一連，送回前方補充各師。所以有許多士兵在黃河北岸的前幾站，便下車去，設法從擺渡口過河。在我們這一系列車中檢查到二十多名「偽傷」的兵士：他們並沒有受傷，只用橡皮膏粘在臉上或頭上；有的手術很不高明，一望而知其偽。一名用綑帶吊着右手而是一枝手槍。我和他坐得很近，當檢查的人員走來的時候，他不住地呻吟，故作十分巧妙；但在軍醫官「看看要換醫不？」的話說出之後，他便顏色陡變，急得滿頭大汗，堅決拒絕看傷。於是被強制檢查，不僅檢出偽傷，並且在背囊中檢出法幣六百多元。這樣他便被綑綁起來了。

對於旅客的檢查也很嚴厲，凡行跡稍有可疑的乘客，都被請下車。結果在車站暗淡的燈下，排了一行巨大的行列，挨次盤查之後，有十多人重行上車，有十多名旅客被帶走了。

車過黃河鐵橋時，一切的門窗都關閉了。燈火已熄滅，在黑暗中僅可見到一切水光。我們渡過黃河了，狠狠地回到黃河南岸，滲白的晨光中到達鄭州。

八 傷兵和難民

保定失守後，鄭州便作了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了；傷兵難民麋集，人口大為增加，社會秩序，也相當紊亂，尤其是到處都是難民，更助長了淒涼的景象。

對外作戰是不容易的事，這是誰都不會否認的。而我們這次抗戰，完全是被動的應戰，一切都沒有充分的準備。這種史無前例的偉大的艱巨工作，本來是不容易作得至美至善的，我們只有在抗戰的過程中，提取抗戰的經驗，坦白地探討我們的弱點，來逐步改善。

這次華北抗戰，我覺得最令人痛心的事，就是傷兵院太小；對於我們抗敵受傷的武裝同志處理得太不得當了。我們知道，抗戰成功失敗的關鍵，最大的因素，就是「人」的問題。我們這次抗戰，是完全用肉彈來抵禦敵人的炮火的，傷亡重大，自是意料中事。所以處理傷兵，成爲一件至要的工作。我們知道一枝槍一尊炮的製造

時間，最多不過三五月，而一名可以入伍的壯丁，則非十九年至二十年養育培植不可。而將一名壯丁，訓練成一名戰鬥兵，更非二三年的時間，數千元的代價不成功。因此我們在作戰時，固然要在可能範圍內避免重大的犧牲，但對於受傷的戰士們尤要努力救護。

我們的醫藥人材固然缺乏，但這次我相信至少有半數以上的醫生沒有參加工作。在保定車站向城內運送傷兵的担架只有六付，完全屬於紅萬字會的。在醫院服侍傷兵的看護完全是青年會的服務團。將這樣重大的責任完全交付慈善機關去負，我覺得這是件可恥事的。

九 離開鄭州

我們在鄭州下車時，在月台上遇到一位傷兵，他的兩腿被機關槍打傷了，已不能行動，坐在地上默默地看着往來的旅客。我問他爲什麼不走，他答以「腿傷了不

能走，車上的茶房把我拖下來便不管了。」我們三個人將他抬起，扶出站外，雇了一輛人力車抱着一同到旅館。旅館的老闆瞪着眼睛拒絕入內；經我們多方說明，約定稍爲休息一下便送他到醫院，這才得到了一間房間。平漢員工子弟學校的教員張先生，到鐵路醫院去要來藥品紗布，由一位具有看護常識的女學生爲他換藥。當我們和他一同吃飯的時候他哭了。

「你痛嗎？」那位女學生抱歉似的問他。

「不！我感激你們所以我哭了。」他仍然哭着。我們好細地吟味他的話，我們也不禁熱淚滿眶了。

鄭州車站上的傷兵招待所，在十月十一日我離開鄭州以前還沒有成立，但已經有將近萬名的傷兵經過鄭州了。

撤退戰區內的難民，這是最要緊的工作之一。因爲我們不但應當禁以糧食器械資敵，更應當不使人民留在行將失陷的區域內，壯丁供敵驅策，婦女供敵蹂躪。但

華北各他的人民，始終沒有計劃地撤退，而自動逃出來的難民，又沒有妥爲輸送安置。保定的難民招待所始終沒有成立，負責籌備的人員，却報銷了不少的公費。石家莊的難民招待所的人員在九月十九日便都跑光了。因爲十九日以前，無大批難民招待，十九日以後，難民滾滾南來正需要招待的時候，他們却溜之大吉了。鄭州的難民招待所還作相當的工作；但也是僅僅發一枚「難民」條，可以免費乘車移轉他處而已。

鄭州的謠言太多了，多到令人頭昏。謠言的來源，一部份是漢奸有作用的製造，以擾亂人心；一部份是些好事之徒，杜撰些勝利的消息，自欺欺人地來痛快一下。九月十九日遇到一位軍官，他還很堅決地保證保定沒有失守，所具的理由是還通無線電。這當然過去在保定的無線電台，遷到別處，仍用保定時所用的呼號，因此他便相信保定仍在我軍手中。

在雙十節國慶日之前，鄭州盛傳日機將於是日大舉轟炸隴海路沿線各城市，所

以在十月十日鄭州便有許多人從清晨便到野外去躲避。但到晚間還沒有見敵機的影子。鄭州各界抗敵後援會在夜間還演了一夜劇，劇場內坐了八名由前方退回來的戰地記者，一個個滿面風塵，互相問訊，報告各地戰況，惹起觀衆的注意，將視線由舞台移向我們的座位上來，使大家不好意思的閉起口來。觀衆中有人提議要我們上台去報告前方實況，但爲警備司令部的秘書所拒絕了。

在鄭州拍發新聞電報，是很不容易的，沒有警備司令檢查處蓋章的新聞電，電報局是拒絕拍發的，但檢查員的辦公時間是上午八時至十時，下午三時至五時，過時不候。

鄭州既然沒有重要的軍政機關，可以發表新聞及前方戰報，而又有這麼一個檢查機關來統制，記者們在這裡活動，十分困難，所以大家都相繼的溜之乎也。記者在十一日下午也與東南日報的何永德君離開鄭州南下。

隴海東段各站，被敵機轟炸得不堪，敵機並常常襲擊列車，所以開行的時間都

在夜間，而時間並沒有一定，所以許多到南京去的旅客，便就取道武漢，平漢車上擠擁不堪，連踏板上都站滿了人，車廂內更沒有插足的餘地，乘客以難民爲最多，而在我們上車的那天，大部分旅客都是河北省政府各廳及其所屬的各機關的職員們；頭等車可以說完全被河北銀行的人員包辦了。

車在黑暗中向南行進，每到一站，記者探首窗外，藉着弱微的燈火，觀察鐵路兩旁的景物，覺得與十年前並沒有多大更異。回憶十年前記者由武漢隨軍北伐，在河南中部的平原與張學良所統率的東北三四方面軍大戰。那時也是以劣勢對優勢，但因爲民衆的協助，與戰士的勇敢，終將十萬東北軍擊破，而與由潼關東來的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鄭汴。後來因爲種種關係，我們又回師武漢了。那一次也是由鄭州上車，夜間向南開行，夜過渭河時在月光下還可以看到鐵路兩旁一堆一堆的白骨。那時使人發生無限的慨嘆。現在已經相隔十年了。在這次大平原中，已經尋不到十年前的一點遺跡了！或者在那累累的叢塚中，還有革命戰死者的骸骨埋葬在那裏？

因爲候讓兵車，兵車停止的時候太多了，所以在十二日的清晨方到信陽。車到武勝關後，便看到江南春色了；兩日來在河北平原的戰地中的生活，太緊張而單調了，使我渴念江南景色。當我在烟霧迷漫中看到武漢三鎮的面影，龜蛇兩關的雄姿，不僅失聲地喊出來。離開十年的武漢，今日又重見了！

車於上午八時到達大智門車站，車站一切如常保持着昇平氣象，看來使人十分舒適。

十 長江輪上

十二日在武漢流連了一天。

「江山依舊，人物已非！」龜蛇兩山，仍然矗立在大江兩岸，遙遙相對，構成武漢的雄偉形勢，與十年前絕無絲毫的差異；不過他們身上多裝備了一點武裝而已。碼頭上還是那樣的叫囂擾攘，搖擺渡的船夫，還在直着嗓子亂叫「來剎，你家，」

來利·你家；」和十年前一樣的使人聽着頭痛。

一九二七年時代的武漢，是陷在革命狂潮的漩渦中。但自武漢政府解體之後，馬上便來了一次大的反動，一陣狂風，一次暴雨之後，人類社會上的悲喜劇一幕一幕的扮演着。前者雲消霧散了，後來者不知不覺，一九二七年時代的陳跡，現在在武漢三鎮中，已經不容易找到了。但一九二七年的武漢，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確乎是應當大書特書的一頁。

何君是初來武漢的，我雖然是舊地重遊，但因「人事已非」，已經沒有朋友可找了。所以兩人在街頭閒走，等候問船。

船在晚間九時啓程了。何君說：「我們這樣悄悄地來了，又這樣悄悄地去了。真是有負武漢。」我們相視苦笑一下。船漸漸地駛開了，遙望武漢三鎮，萬家燈火，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慨。

船上的搭客太多，簡直容納不下；裝貨的大艙里，都擠滿了旅客，票價是較平

時增加了三成，而對旅客的待遇却迥不如從前了。飯菜的惡劣，自然是意料中事，尙情有可原，而飲水的污濁，真使人「吃不消。」

同船的搭客有許多軍人，他們都是到東戰線前方去的。更有許多是由北線回來的，大家聚在甲板上閒談着，都眉飛色舞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大家最後的結論是非長期打下去不可，打下去始必得最後的勝利，尤其是一般到東線去的武裝同志，都摩拳擦掌，恨不得馬上飛到前方去，一試身手。

十四日清晨，船抵九江；因爲有兩小時的停泊，我便乘機到岸上去走走。碼頭上擠滿了，因爲由下游運來一船傷兵，與我們的船同時靠岸。江岸上的民衆，都是來歡迎這次爲國受傷的戰士的；警察憲兵童子軍以及學生們都用竹床和担架，將受傷的士兵，一個個由船上抬下來，然後用人力車向醫院運送。

九江雖然遭遇過敵機三次轟炸，但市面仍然保持着平靜的繁榮的狀態，一般民衆仍然很鎮靜，既沒有驚慌不安的現象，也沒有十分興奮瘋狂的氣象。在這一次偉

大的抗戰中，全國民衆已經都咬定牙關，準備犧牲一切，與敵人作殊死戰，所以對於一切戰時所發生的現象，都處之泰然了。

（完）

